

论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布哈拉的居民构成及演变

王建义¹ 李娜²

(1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2 山东省胶州市实验小学 山东 胶州 266300)

中图分类号: K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992(2010)02-0026-02

摘要: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布哈拉的居民构成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之中。从最初的东伊朗人来到此地定居,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的不断迁入,改变了布哈拉的居民构成。直到近代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成为布哈拉占主体地位的民族。
关键词:布哈拉 突厥人 阿拉伯人 蒙古人 乌兹别克民族

中亚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布哈拉位于泽拉夫尚河下游绿洲地区,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州的首府。布哈拉因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中道上,自城市建立以来,就成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之地,也是中亚宗教和贸易中心。其重要的城市地位也使布哈拉城的居民构成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

布哈拉城在建立村镇及城市之前,最早定居于此地的是印欧种东伊朗人,是他们在这里建立起村镇。泽拉夫善河一名就是以东伊朗语的部落玛斯庇部(Maspi)之名命名的。^{[1]p31}东伊朗人来到此地之后,不断地发展繁衍生息。

伊朗人来到布哈拉地区定居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产生了阶级分化,形成了富有的阶层即贵族和贫民,贵族首领被称为“德赫干”(Dihkan,或写作 Dihakan。Dih 意为村庄)。德赫干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自然经济的加强表现在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庄园,而这种庄园的周围又都建筑了设防的围墙,并发展为城堡,农民渐渐失去了自由,固着在土地上。这种庄园主,即土地所有者贵族,称为“德赫干”。^{[2]p177}巴托尔德曾经说过。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中亚居民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土地贵族(德赫干)的统治。^{[2]p212}德赫干住在城堡中,享有一切经济、政治的特权,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俨如邦君,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统治着依附于他们的农民。德赫干之上,统治布哈拉地区的最高长官是布哈尔·护达家族。护达是波斯的称号。而安·奈沙布里(An Naysaburi)在谈到突厥人征服布哈拉时,把布哈尔·护达也说成是突厥管治下的一个主要德赫干。^{[2]p213}

国家统治机构中,统治者布哈尔·护达有个人的亲兵,称为沙基尔(恰基尔),意为仆从,中文史料称之为拓羯。他们由年轻的贵族代表组成,被轮流派到国王宫廷中去担任宿卫,如同欧洲封建时代的骑士。纳尔沙喜记载说,布哈拉女王哈吐恩就从各村镇中轮流挑选德赫干和王储成员二百名,在其办公地点被称之为饲料卖主之门的里吉斯坦门前侍候,听候其发号施令。^{[3]p144}实施对王国的统治。

除了统治者布哈尔·护达和各级政府官吏外,还有一个特权阶层——商人,他们住在城镇中,在布哈拉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但操纵着同中国的贸易,还操纵着农、牧区之间的贸易。他们因经商而发财致富。巴托尔德引述纳尔沙喜的话说,布哈拉的商人占有大量的不动产,住在堡坞中,其地位可以说与德赫干很少区别。^{[2]p213}而这时期的商人主要是同东方当然主要是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联系,进行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国家的被统治者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奴隶。

自公元6世纪以后,突厥人开始进入中亚河中地区。西突厥人统治时期,统治者是突厥人,而本地区居民仍以东伊朗人为主,

突厥人这一时期的统治没有改变当地的民族成份。当时,各地方政权或城邦、小国都是由伊朗语族建立的。地区统治者还是土著民族。

公元7世纪下半期,阿拉伯的入侵也使部分阿拉伯人迁入中亚地区。库泰拔在征服布哈拉后,为传播伊斯兰教,他曾命令当地居民让出一半房屋和财产给阿拉伯人,以迁入阿拉伯人定居。库泰拔还在布哈拉划分了阿拉伯人和布哈拉人在城市中分布的区域,把进香料出售者之门后到城堡门,又从那里到鲁尔之间的那块地方划给了阿拉伯人中的拉比亚和木达尔部落,余下的部分划给了也门人。^{[3]p139}可见这个时期有不少阿拉伯人和也门人迁入布哈拉,他们迁入后,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混居、通婚,逐渐融入当地土著民族当中。这个时期布哈拉除了原土著贵族进行统治外,还有阿拉伯人担任的布哈拉总督。伊斯兰教的流行,使其宗教首领也成为了布哈拉的统治阶级。这个时期的被统治阶级除了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外,还有迁入的下层阿拉伯人和也门人。

公元822年伊朗语族伊斯兰王朝——塔希尔王朝在呼罗珊建立,标志着中亚历史上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结束,在布哈拉又恢复了伊朗土著贵族的统治。

公元874年,伊斯迈尔成为布哈拉总督,他依靠当地的土著贵族实施着对布哈拉的统治,并于893年成为了萨曼王朝的君主,以布哈拉为首都统治整个王国。处于社会上层的是贵族集团,其中有萨曼家族,土著贵族的后裔,政府官吏,宗教上层人物以及依附于这些阶级集团的各色人等,诸如宠臣,奴隶出身的近卫军及高级军事将领等。处于中间地位的各社会阶层有大商人、诗人、学者等。有些大商人富可敌国。萨曼王朝重视学术,诗人和学者得到保护,有的成为宠臣,如阿维森纳。中间阶层以富有资产或高度修养在社会上占有较高地位,他们跟萨曼王朝贵族和达官显赫有密切关系。而处于社会下层的依然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

公元9世纪,突厥人开始大批进入布哈拉及中亚其他地区。突厥人最初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布哈拉的,他们的地位比较低,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成为王朝的被统治阶级。萨曼王朝建立后,奴隶贸易逐渐兴盛,因而布哈拉萨曼王朝辖地内的突厥奴隶人数不断增加,突厥因素逐渐增强。据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卡达西(Muqaddasi,公元946年-1000年)说,在公元985年(回历375年)在河中出售的奴隶价格是每人20或30迪纳姆。而在塔希尔王朝时期(公元822年-873年),一个突厥奴隶的平均价格是300迪纳姆。由此推断,到公元10世纪后半期,萨曼王朝领地内的突厥奴隶人数增加到一个相当大的数目。^{[1]p197}

突厥奴隶来到布哈拉后,接受了伊朗伊斯兰文明,然后经过训练,通过服役而争取升迁,以得到自己地位上的改变。他们对萨曼王朝领土的扩张、王朝统治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大批的突厥奴隶和一般突厥人来到河中地区为萨曼王朝服役,就使军队基础逐渐发生了变化,突厥人逐渐构成萨曼王朝军队的核心。^{[4]p163}据成书于公元1070-1071年的《珍宝录》记载,在公元939年,埃米尔纳斯尔二世在布哈拉率40名将领,4万名突厥奴隶士兵迎接中

国来的外交使团。这时突厥士兵与主要由伊朗语族人组成的志愿兵之比是1:1。^{[5]p5-6}可见这时期突厥奴隶士兵人数众多。突厥奴隶通过军功,使自己的地位得到改善和提高。随着突厥军人地位的变化,以及突厥人不断地来到萨曼朝廷服役,突厥力量在萨曼王朝逐渐加强起来。

突厥军人地位的变化,使一部分突厥人逐渐成为王朝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但在军队中担任各种官职,而且还被萨曼朝埃米尔任命为地区总督,如埃米尔阿哈马德(公元907-914年)在公元909年派一个叫沙拉姆(Salam)的突厥人接任塔巴里斯坦总督。^{[6]p198}一部分突厥将领由于掌握了部分政治权力和私人武装,在征服战争中又大发横财,并通过购买土地而形成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因而形成了军事贵族集团。这些突厥军事贵族还拥有自己的突厥奴隶,让他们做自己的亲兵。除了突厥军事贵族之外,原在布哈拉统治的伊朗土著贵族,也形成了一批伊朗语族军事贵族,这两大贵族统治集团既维持着萨曼王朝的统治,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公元10世纪,随着突厥人军事实力、经济势力的增长,伊朗语族人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的舞台,让位于新兴的突厥贵族统治。公元977年,伽色尼王朝的建立使突厥化第一次成为有组织的运动,对突厥人在政治上战胜伊朗语族人、加强中亚的突厥因素起了极大作用,标志着中亚突厥人开始从被穆斯林伊朗语族人统治的民族转变为统治民族。公元999年,中亚最后一个伊朗语族穆斯林王朝,被突厥人内外夹攻而亡。布哈拉及中亚其他地区也转归突厥人统治,伊朗语族人在中亚的统治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突厥人数的增长,突厥人在政治上的得势和突厥语增长的优势,并没有使中亚当地伊朗族人突厥化,而是伊朗族人逐渐丧失了统治民族地位,转变为被统治民族。在公元10世纪,民族形成或融合的过程并不明显。萨曼王朝灭亡后,中亚地区开始了广泛的突厥化运动。

到公元10世纪时,布哈拉地区乡村开始衰落,德赫干和农民都转移到城市来居住,从而使德赫干趋于穷困,变成城市贫穷阶层的一部分,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权力和影响,让位于新兴的军事贵族。德赫干们逐渐和农民、手工业者一样成为王朝的被统治阶级。

公元11世纪后,布哈拉由突厥军事贵族进行统治,大量的突厥游牧人迁入到该地区,他们逐渐转入定居生活,同当地居民混居、通婚,而且由于突厥王朝在中亚强有力地推行突厥化政策,当地的伊朗语族居民逐渐被突厥所同化。中亚的真正突厥化就是在这几个王朝时期完成的。未被同化的伊朗语族雅利安人则被突厥人驱往帕米尔等山区,成为后来的塔吉克民族。以致河中地区后来被称为突厥斯坦。^{[2]p54}伊斯兰教早在库泰拔征服后就已深入中

亚地区,突厥人入主中亚,也信奉了伊斯兰教,使中亚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趋于一致,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

喀喇汗朝时期,萨曼王朝以前在布哈拉及中亚地区存在过的土地贵族(德赫干),又开始复兴,甚至还出现了为喀喇汗朝所用的德赫干军队。但是德赫干的这种抬头,也为时不久。他们在200年中逐渐消亡。到公元13世纪前期,蒙古入侵时期,就已经不再见到提及这个阶层了。^{[2]p58}

蒙古在公元1220年征服布哈拉后,成吉思汗在布哈拉置达鲁花赤监治管理,统治者是蒙古人。这个时期也有汉人和蒙古人随蒙古军队的西征而移居布哈拉。蒙古游牧人的迁入,有一部分转入定居,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并开始同本地居民混合,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被当地居民所同化,而汉人也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直到公元15世纪,布哈拉的居民大多数是突厥人和塔吉克人(指操伊朗语的民族,古代雅利安人的后裔),而统治者依然是突厥化的蒙古人。

公元16世纪,布哈拉处于乌兹别克人的统治之下,昔班尼汗为首的乌兹别克人大规模南下进入中亚绿洲地区和布哈拉,乌兹别克人迁入布哈拉后,开始逐步从畜牧转入定居从事农业,同绿洲地区原有的居民通婚混血,并接受了伊斯兰教,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近代的乌兹别克民族。而当地操突厥语的居民构成乌兹别克民族的主体。布哈拉除了乌兹别克民族这一主体民族外,还有塔吉克族、土库曼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及其他一些民族。

俄国人对布哈拉的征服,也使部分俄国人进入布哈拉,但布哈拉的主体民族仍然是乌兹别克民族。直到现在,布哈拉的乌兹别克民族仍然居于大多数,占50%以上。^{[7]p11}

参考文献:

- [1]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
- [2]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 [3]纳尔沙喜(Narshakhi).《布哈拉史》.《中亚史丛刊》(第5卷).贵州: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 [4]Frye, R.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London. 1975.
- [5]C.E. Bosworth.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Chap. XXIII. London. 1977
- [6]Ibn Isfandiyyar. History of Tabristan. London. 1905
- [7]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上接第35页) 现语言又扎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可以用这样一种程式来展示:

文化→绘画的材料→绘画的语言形式→文化

“创造”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当今,多元、现代、自由、开放的时代精神为艺术的创造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艺术家必然要从过去的材料技能里走出来,在信息化、工业化的推动下,使各民族的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这样必然会带来材料语言上的大变革。因此,材料的实验性特征尤为显著。“对各类物质材料在艺术中功能与价值的重新认识,对材料特点的极端利用,对材料特性的强调以及对材质语言的展示与形态的极度简化、秩序化。工具与技术创作中推动艺术表现的力度,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4]新材料的尝试在语言创造领域里是极为重要的,创造性

的使用和认识不同的材料的特质是材料实验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材料的实验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材料表达方式。

绘画是造迹的艺术,迹是“心灵”之迹、“自然”之迹、最终是“物化”的意象之迹。因此,绘画之迹是艺术家精神生命与自然生命升华了的“心迹”。

参考文献:

- [1][2]钟孺乾.《绘画迹象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5页
- [3]吴冠中.《我读石涛话语录》.荣宝斋出版社,第8页
- [4]《楚秦汉漆器艺术—导言》.湖北美术出版社,第7页
- [5][6][7]张国龙.《当代·艺术·材料·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0页